

热依汗·卡德尔 ◎著

民族出版社

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

—《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

DONGFANG ZHIHUI · QIANNIAN TANSUO

把昙花一现的享乐视为享乐 青春易逝 生命匆匆流失 尘世如梦 你岂能长久驻足 你应以生命为本钱 善行为利润 来世你将得到华服美食 莫把转瞬即逝的欢畅视为欢畅 人类生而无知 学而知之 学得了知识 事事 功刚出生之人 没有知识 人类靠学习而成为上品 仁慈的真主派遣了敬爱的先知 他是人间的精华 世上的精英 他是人间沉沉黑夜的明灯 光芒四射 照亮你的心灵 他以真主的名义将你召唤 引导 你才走上了光明的正四位同伴是先知的欢欣 又是先知身旁的谋臣 他们都是信仰和教典的根基 承受了异教徒和伪信者带来的苦痛 要公正无私 赏罚分明 以身作则 为人表率 惩治奸商 扶助农工 发展经济 充盈国库 壮大军事 以威敌 只要各行各业谨持操守 仁爱与人 国家就会万世不竭 要用知识开启人们的心智 教而化之 才能使他们明理法 知善恶 进而到达福乐的乐园 温良恭俭让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仁者不憂 知者不惑 勇者不懼 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 修身 齋家 治國 平天下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親民 在止于至善 遇猶不及 執兩用中 仁 義 禮 智 信 自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 動極而靜 靜而生陰 陰極復動 一動一靜 互爲其限 分陰分陽 兩儀立焉 陽變陰合 而生水火 木金土 五氣順布 四時行焉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凶 君子修之吉 小人悖之凶 故曰 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 立人之道 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 有理而后有象 有象而后有數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變風俗 立法度 方今之所急也 君子乾乾不息于誠 然必懲忿窒欲 還善改過而后至 不思則不能通微 不睿則不能無致知在格物者 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天下物皆可以理照 有物必有則 一物須有一理 君子以知為本 行次之

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

——《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

热依汗·卡德尔◎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智慧的千年探索：《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经典的比对 /

热依汗·卡德尔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2

ISBN 978-7-105-08888-1

I.东... II.热... III.维吾尔族-古典哲学：比较哲学-儒家-中国-北宋 IV.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6955号

责任编辑 欧泽

装帧设计 孟龙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网 址 <http://www.mzcb.com>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3.25

字 数 283千字

定 价 48.00元

书 号 ISBN 978-7-105-08888-1/B · 437(汉180)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58130047 发行部电话：010-64224782

目 录

| | |
|---------------------------------|-----|
| 绪论 | 1 |
| 上编 古代维吾尔与中原的政治文化关系 | 26 |
| 第一章 争雄漠北，结好中原 | 27 |
| 第一节 从漠北建立回纥汗国开始说起 | 27 |
| 第二节 回纥汗国与唐王朝的甥舅关系 | 37 |
| 第三节 中原文化对回纥文化的影响 | 47 |
| 第四节 漠北荒原中的文明曙光 | 59 |
| 第五节 碑铭中的中原文化遗痕 | 68 |
| 第二章 崛起西域，回望中原 | 78 |
| 第一节 回鹘丧失漠北，举族西迁 | 78 |
| 第二节 古代维吾尔的生存欲求 | 85 |
| 第三节 维吾尔的文化革新 | 88 |
| 第四节 “桃花石”称号的含义 | 100 |

| | |
|------------------------|-----|
| 中编 喀喇汗智学与北宋儒学 | 114 |
| 引言 | 115 |
| 第一章 动荡不安的社会 | 120 |
| 第一节 面临着同样的政治和社会危机 | 120 |
| 第二节 遵循着相似的文化学术思想 | 129 |
| 第三节 怀抱着相通的社会责任 | 141 |
| 第二章 师古用今，天道利国 | 156 |
| 第一节 遵天道以定人伦 | 156 |
| 第二节 “存天理”与“灭人欲” | 165 |
| 第三节 格物致知与经世致用 | 175 |
| 第四节 师古用今，天道利国 | 182 |
| | |
| 下编 《福乐智慧》与《四书》 | 192 |
| 第一章《福乐智慧》与《论语》 | 193 |
| 第一节 优素甫与孔子的矛盾人生 | 193 |
| 第二节 优素甫的智、善、乐与孔子的仁、义、礼 | 226 |
| 第三节 优素甫的德法并重与孔子的德主刑辅 | 252 |
| 第四节 优素甫与孔子的生死观 | 265 |
| 第二章《福乐智慧》与《孟子》 | 279 |
| 第一节 优素甫与孟子的人性论比较 | 279 |
| 第二节 优素甫公正思想与孟子仁政思想 | 291 |
| 第三节 优素甫与孟子的君王之鉴 | 304 |
| 第四节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与孟子的君子风范 | 320 |

| | |
|-----------------------|-----|
| 第三章《福乐智慧》与《大学》 | 330 |
| 第一节 大学之道与福乐之道 | 330 |
| 第二节 明明德与识善恶 | 335 |
| 第三节 亲民与教化民众 | 340 |
| 第四节 止于至善与归于正义 | 344 |
| | |
| 第四章《福乐智慧》与《中庸》 | 348 |
| 第一节 中庸之道与四时之道 | 348 |
| 第二节 过犹不及与不偏不倚 | 353 |
| 第三节 执两用中与恰到好处 | 358 |

绪 论

—

一直有一种想法，希望把《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推崇的《四书》放在一个平行的位置上进行比较。所谓的平行位置，就是不先入为主地界定彼此之间有无关联，而是以文本对文本，分析各自在确立思想体系时所遵循的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

那么，《福乐智慧》与北宋儒学推崇的《四书》是否具有可比性呢？

我们先从时间上看。《福乐智慧》是维吾尔喀喇汗王朝时期(840—1212年)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的一部哲理长诗，大约成书于1069年。这既是一部阐述关于治国安邦的政治哲学著作，也是一部倡导养德修行的伦理学著作，同时还是一部语句优美、意境深刻的长篇对话体叙事诗。

这部著作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献给东喀喇汗王朝的执政者桃花石·布格拉汗的晋见礼。他希望执政者能够通过这部著作所阐释的治国安邦的道理，公正理智地管理国家。同时，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部

著作，并从中体味增长知识、养德修行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

这部被认为兼容东西方政治智慧和伦理精义的著作，已经受到世界突厥学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土耳其著名的突厥学专家R·R·阿拉特曾这样评价《福乐智慧》：“不只对于突厥语言和文学而言，而且对于突厥文化史来说，《福乐智慧》皆堪称最大型的作品之一，至今犹如一座未及细察的丰碑矗立在我们面前。”^①

《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统称，由南宋(1127—1279年)大儒朱熹在1190年汇辑刊行的。因为这四个部分分别出自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又称为《四子书》。

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中华民族无数先贤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因此对中华民族的心理定势及伦理道德行为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但在宋代以前，“四书”的声望不及《易经》、《尚书》、《诗经》、《乐经》、《仪礼》、《春秋》六部经典。这六部经典被称为“六经”。“六经”与“六艺”是早期儒家修行历练的基础。所谓“六艺”是指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礼仪、音乐、射箭、驾驭、书画和算数。因为当时的德行标准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秦伯》)这反映的是礼仪、音乐和书写的才智，而射箭、驾车和算数则是服务贵族的基本技能。“六

^① [土耳其]R·R·阿拉特：《福乐智慧》土耳其文译本导言，转引自《〈福乐智慧〉研究译文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

经”与“六艺”被认为是掌握世界和社会的运行规律，能动地进入社会并参与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指路明灯和基本技能，是每个儒生的必修课。“六经”中的《乐经》后来散佚，所余五部经典又称《五经》。

北宋时期(960—1127年)，《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些早期儒家言论开始成为中原社会科学的重要关注对象，并逐渐取代“六艺”成为儒家必习书目。到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与《论语》、《孟子》汇辑校注，以《四书章句集注》之名刊刻于世，简称《四书》，从此广为流传，声名鹊起。所以有人说，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那么北宋就成了“新儒学”的分水岭。

北宋儒学的兴起，与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政治改革家密不可分，更与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等人的学术探究密切相关。而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与优素甫·哈斯·哈吉甫都是同时代人。范仲淹出生于989年，卒于1052年；欧阳修出生于1007年，卒于1072年；王安石出生于1021，卒于1086年；周敦颐出生于1017年，卒于1073年；张载出生于1020年，卒于1077年；程颢出生于1032年，卒于1085年；程颐出生于1033年，卒于1107年，而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出生于1019年，约卒于1085年。除了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比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大一些外，其他的人都比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小，但他们共同生活于11世纪的同一个时期。

从中国思想史上看，11世纪北宋的学术思想，迈越了以往的历史篱障，以一种开放的大气，兼容并蓄的风格，从注释经书的学术藩篱中解放

出来，开始用思辨性的目光重新审视和解读儒家经书，将儒、释、道三家的学术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理学”。而11世纪的喀喇汗王朝也是从专奉伊斯兰教经书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对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和波斯、东方政治伦理发生浓厚兴趣，融合这些不同学说中有益的思想成分，全面检讨以往古代维吾尔文化中混乱的政治理念，并试图建立一种更加合理政治伦理结构，形成了具有理性化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智学”。

北宋“理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源，即由此生发；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崇王道，作为最高的政治宪章。^①北宋儒学的这种特征使它出现了文人思考政治的浪潮，涌现了包括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这样的文学大师纷纷造访政治，并提出了许多政治哲学观点，对完善中国哲学体系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智学”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哲学。他尝试用古希腊哲学关于智慧和理想国家的理念来阐释伊斯兰教所希望达到的和谐完美世界，不断强化君王的神圣地位和哲人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波斯、阿拉伯，特别是操突厥语民族的古老传说为论据，反复强调法度不明、执法不公是造成暴君倒台的重要原因。优素甫继承前人的研究，并从纷繁却充满生机的维吾尔学术思想的探索中，以更加睿智的眼光

^① 卢国龙：《宋儒微言》，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发现了确立一体化的民族精神对喀喇汗王朝的重要意义。他对如何消除以往混乱的文化现象，使其达到一个完整规范的体系，最终导致民族的强有力的发展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考虑。

看来，喀喇汗王朝时期创作《福乐智慧》与北宋王朝时期推崇《四书》，不仅在时间上同处一期，而且在学术追求与思想导向方面也不谋而合。

二

再从内容上看。

《福乐智慧》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呢？

有人侧重它优美的诗体语言风格和故事情节，认为它是一部长篇叙事诗；有人侧重它古往今来的传说和纵横捭阖的历史评说，认为它是一部史诗；有人侧重它精炼形象的对话和典型固定的场景布局，认为它是一部诗剧；有人侧重它高屋建瓴的睿智和劝诫告喻的箴言，认为它是一部长篇劝喻诗。这样多的“认为”，都有其得以立论的基础，说明《福乐智慧》在形式上具有一种兼容百家的开放风格。本书侧重的不是《福乐智慧》的体裁，而是《福乐智慧》所承载的思想内涵。

《福乐智慧》是以文学的形式创作的一部政治伦理学著作。它以象征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理智文明的理想社会政治模式，并希望这样的社会政治模式能够成为现实。为了吸引读者注意自己所描述和坚持的观点，作者虚构了四个人物，他们是国王日出，大臣月圆，大臣之子贤明及其宗亲觉醒。这四个人物实际上是四种观念的象征。日出象征公正和法度，月圆象征福

乐和幸运，贤明象征知识和智慧，觉醒象征来世和知足。他们四个人构成了社会政治的基本形态，也寓意着人生的基本价值。

优素甫·哈斯·哈吉甫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来铺设情节的：

一位武功盖世、谋略超群的叫日出的国王，治理着辽阔的疆土和众多的民众。他善恶分明，公正宽宏；仁爱为怀，体恤民情，就像太阳一样不偏不倚地将光辉普照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身上。在他的治理下，国家昌盛安定，人民富足幸福，“绵羊和野狼，一池清水同饮。”^①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

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国王虽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但对治理国家的政事却不敢怠慢。他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日理万机，整日操劳。但国事冗杂，政务繁重，日出国王虽智慧超群，却因为缺少辅弼而身心疲惫，难免闷闷不乐。

这天，一位满怀经纶的独行博学之士，来到京城。他的名字叫月圆，他是仰慕日出国王的英名，千里迢迢来毛遂自荐的。他常常顾影自怜：我具有万般美德，鹤立鸡群。我何必在此踽踽独行，不如去见国王，为他效忠。在京城他举目无亲，难寻住处，不得已住进一家收容无家可归者的功德院里，在那里计划着如何进入禁闭森严的王宫。

月圆仪表堂堂，才华出众，很快便结交了许多朋友，朋友将他引见给一位大臣。这位大臣被月圆娴雅的文辞和超群的智慧所折服，马上把他举荐给国王。国王求贤若渴，闻之大喜过望，急忙下令召见月圆。

^① 维吾尔族格言，意为太平盛世。

月圆来到王宫，谒见日出国王。国王赐座，月圆却拿出一个圆球，坐在上面。国王大怒。月圆解释说：圆球在地上滚动无常，就像幸运变换无踪。幸运光顾谁，福乐相伴而生；幸运逃离谁，灾祸接踵而至。而我居无定所，行无定踪，就像幸运一样难以捉摸。国王息怒，我是在向你表明我的秉性，月圆就是幸运的象征。

国王虽心有不悦，但月圆的解释使他对幸运产生了兴趣。他对月圆说：那好，你说说看，我如何才能让幸运留在我身边？说得有理则罢，否则你会人头落地。

月圆说：拴住幸运的翅膀，需要人格的魅力。要谦恭有礼，行止有度；诚信正直，表里如一；公正明理，善恶分明；礼贤下士，与人为善；聚财有道，乐善好施。如此，幸运会留在你身边。

国王听了后很满意，他说，这些美德我都有，你就留在我身边吧。他留住了幸运（月圆）。

月圆做了大臣，替国王分担国事。他是幸运的符号，在他的辅弼下，国泰民安，万事兴盛。

岁月流逝，月圆因体弱年迈终于病卧不起。

国王忧心忡忡。月圆在弥留之际对国王说：幸运好比羚羊无羁，如果驾驭不好，它会转瞬逃逸；像月亮一样，阴晴圆缺，总难圆满；又像黑夜必然替代白昼，不会与你常在。所以治理国家只靠幸运是不够的。你要用智慧，只有智慧才能使人高尚，使人明理，使人贤明，使人真正掌握开启幸运之门的钥匙。

月圆举贤不避亲，向日出国王推荐自己的儿子贤明，说：贤明是智慧

的化身，有他辅佐你，可万事如意。然后溘然长逝。

贤明安葬了父亲月圆，来到王宫开始为国王效力。他建立了公正的法度，组织了职权分明的政府机构，规范了社会各行业的功能，建立了官员和民众的行为准则，使国家处于理性化的运行状态。他向国王进谏：要公正无私，赏罚分明；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惩治奸商，辅助农工；发展经济，充盈国库；壮大军事，以威服敌。只要各行各业谨持操守，仁爱与人，国家就会万世不竭。但是，这一切的实现要建立在推行教育，广布知识的基础上。愚昧之人，不懂理法；愚昧之人，难辨善恶；愚昧之人，与福乐无缘。所以，要用知识开启人们的心智，教而化之，才能使他们明理法，知善恶，进而到达福乐的天园。

日出国王听了贤明的这席话，感动了半天。他要贤明赶快实施新政，以使国家进入有序的轨道，以使国民脱离愚昧而步入文明。

贤明却推说自己能力有限，必须得到另一位智者的帮助，新政才能推行。这位智者以善行名闻天下，对社会痼疾了如指掌。医治顽疾，需要名医，他就是医治社会痼疾的高手。他的名字叫觉醒，他是人类的楷模，来世的象征。

觉醒因为看破红尘，隐没在深山独自修行。贤明三顾寒舍，未能使觉醒出山。国王也几次修书，以诚相邀，依然未能改变觉醒的隐居决心。

觉醒对日出国王和贤明说：现实世界尔虞我诈，贪得无厌，充满了罪恶。人们为了权势地位和口福之乐，变得凶残暴虐，巧取豪夺。医治这些社会痼疾，虽可以通过新政而有所改善，但却不能从根本上铲除毒瘤。改变世界办法只有一条，像我一样，忘记世间的荣辱奢华，放弃追逐功名利禄，

潜心修行，自我完善。我在这里感念真主，心静如水，山川陶性，颐养天年。不用观察君王眼色行事，不用提防小人暗箭伤人，不用愁苦情思被欲望折磨，不用盘算功名利禄得失，这样的生活何乐不为？如果人人如此，天下何以不太平？福乐何以不降临？

以上的故事，就是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为我们讲述的。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不厌其烦地论述人生的目的和做人的准则，极力强调知识在其中的作用。他把人仔细地区分为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都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最重要的是知识的含量。知识决定了人的尊卑高低，知识决定了人的生命追求，知识决定了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福乐智慧》是汉语译名，原文是导向幸福的知识，顾名思义，主要是阐述知识与幸福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采用诗体对话语言，用古代维吾尔语（回鹘语）写成，总计 13000 多行。正文 80 章，另外还附有两篇序言和三篇附篇。长诗通过国王日出和大臣月圆、大臣之子贤明以及隐者觉醒四个象征性人物之间的对话，表达了作者经世治国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反映优素甫·哈斯·哈吉甫对当时维吾尔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人生、哲学、宗教等观点的史诗性的著作，曾对维吾尔以及中亚、西亚以及欧洲产生过重要影响，是维吾尔“智学”学说的主要经典。

《福乐智慧》所以被称为“智学”，正在一个“智慧”的伸张与实践上。在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看来，大悟归真的正途只有一条，那就是理念真主。而理念真主不仅需要虔诚的心境，更需要聪慧的心智。他确信，人生的目的为了获得今生与来世两个世界的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的一生

都应不停地寻找通向福乐天园的天梯。天园以其无法抗拒的魅力召唤着信教者，只有德性全美无缺的人才能登临享受。而德性完美无缺是需要智慧的指引才能修炼成功的，无智慧者根本无法找寻到登临天园的天梯。福乐天园的天梯仿佛处于冥冥之中，只有通过智慧的感悟才能窥见她的存在。智慧的感悟不是穷思冥想的功夫，而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个实践就是依托智慧的指引而辨识世间万物的生息规律，通过辨识世间万物生息的规律而辨识人类善恶共生的天性，再通过辨识人性善恶共生的天性而辨识除恶趋善的修炼正途。福乐天园的天梯只有在人修炼功德圆满的时候才会为他搭起。所以“智慧”使贤明得以彰显，是人类觉醒而成圣贤的第一要素。

智者要知善，智者要实践善，这是《福乐智慧》提出的基本命题。智者知善并实践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治理好国家以到达福乐的天园。

《福乐智慧》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它是维吾尔文化史上具有文化启示录作用的经典之作。

再来看《四书》。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与《论语》、《孟子》合辑在一起，以自己对这些经典的理解，详细批注，刊刻问世，称《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①把《四书》各篇的作用说得非常明白。

《四书》之《大学》原本是《礼记》中的一篇，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公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公元前 505—前 434 年)所作，是依据孔子“仁”的基本思想，阐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理的政治伦理教育基础著作。在南宋前并没有人认为比《礼记》其他篇章更为重要，只是到了唐代，因风靡道学与佛学，韩愈、李翱为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俩的竭力尊崇，《大学》受到高度关注。到了南宋时期，朱熹为了确定儒家经学的典章，将《大学》作为首篇，与《中庸》、《论语》、《孟子》四部著作汇编在一起。

《大学》在儒家经典中之所以具有基础性地位，以致被宋儒置于首要地位，就在于它从认识论的角度对儒家思想的立论和命题从本源上和方法上给予了透彻的分析与合逻辑的解答，是理解儒家思想真谛和掌握儒家实践方法的入门导论。程颢、程颐就说“大学”者，“初学入德之门也”。^①朱熹则说，古今为学有先后次第，“学者必由是而学焉”。^②

《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儒家所欲追求的完美境界，概括了儒学对道德修养终极目标的认识，所以被称为“三纲要”，是儒生毕其一生的努力方向。

《四书》之《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年)之手，在南宋前也从未单独刊印。也因唐代韩愈、李翱和北宋程颢、程颐的推崇而上升为儒家经典。二程认为它是“孔门传授心法”，是“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③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②~③} 同①。